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  
第十三回 客印月憐舊分珠 侯秋鴻傳春竊玉

詩曰： 尤物移人不自由，昔賢專把放心求。

顛狂柳絮隨風舞，輕薄桃花逐水流。

水性無常因事轉，剛腸一片為情柔。

試看當日崔張事，冷齒千年話柄畝

卻說印月換了衣服，忙叫丫頭去請。七官陪進忠進來相見，禮畢坐下。印月道：「先不知是哥哥，一向失禮得罪，姨娘好麼？不知今在何處？」進忠道：「自別賢妹後，同母親到京住了半年，母親同王吏科的夫人到臨清去了，我因有事到湖廣去，後又在揚州住了幾年。今販布來賣，不知賢妹在此，纔七兄說起方知，連日過擾。賢妹來此幾年了？公公並姨父母好麼？」印月道：「公公、父親俱久已去世了，母親連年多病，兄弟幼小，家中無人照管，也不似從前光景。我來此二年多了。」進忠道：「當初別時，賢妹纔六七歲，轉眼便是□數年。」二人說著話，七官起身往外去了。

進忠一雙眼不轉珠地看著印月，果然天姿嬌媚，絕世丰標，上上下下無一不好。又問道：「妹丈何久不回來？」印月道：「因母親多病，叫他去看，就去了兩個月，也不見回來。」進忠便挑他一句道：「賢妹獨自在家，殊覺冷清。」印月便低頭不語。只見七官領著個小廝，捧著個方盒子，自己提了一大壺酒進來。印月問道：「那裡的？」七官道：「沒酒沒漿，做甚麼道場。新親初會，不肯破些錢鈔，只得我來代你做個人兒。」印月笑道：「從沒有見你放過這等大爆竹。也罷，今日擾你，明日我再復東罷！」叫丫頭拿酒去燙。七官掀開盒子，拿出八碗鮮咸下飯，擺在印月房裡，邀進忠進房坐下。進忠、七官對坐，印月打橫，丫頭斟上酒來。進忠對七官道：「又多擾。」三人歡飲了半日，丫頭捧上三碗羊肉餛飩來。那丫頭也生得眉清目秀，意態可人，□分乖巧伶俐，年紀只好□六七歲。七官將言鉤搭他，他也言來語去的調門。飲至天晚，進忠作辭上樓去睡。

次日，到街上買了兩匹絲綢，四盤鮮果，四樣鮮肴，又揀了八匹松江細布，送到印月房內道：「些須薄物，聊表寸心。」印月道：「一向怠慢哥哥，反承厚賜，斷不敢領。」七官道：「專一會做腔，老實些罷了，卻不道『長者賜，不敢辭』。」印月道：「三年不說話，人也不把你當做啞狗，專會亂談。」便叫丫頭將禮物送到婆婆房裡，婆婆只畜下兩匹布，餘者仍著丫頭拿回，道：「奶奶說既是舅舅送的，不好不收，叫娘收了罷。」進忠拉七官去要拜見親母。七官去說了，黃氏出來，進忠見過禮坐下，看那婦人，年紀只好四□外，猶自豐致可親。此乃侯少野之繼室。吃了茶，進忠道：「不知舍表妹在此，一向少禮。」黃氏道：「纔又多承親家費事。」進忠道：「不成意思。」遂起身出來。黃氏對印月道：「晚間屈親家坐坐。」進忠道：「多謝。」走到前面，侯老回來遇見，又重新見了新親的禮。

外面來了幾個相好的客人，邀進忠到館中吃酒，遊戲了半日，來家已是點燈時候。纔上樓坐下，只見丫頭上來道：「舅舅何處去的？娘等了半日了。」進忠道：「被兩個朋友邀去吃酒的，可有茶？拿壺來吃。」丫頭道：「家裡有熱茶，進去吃罷。」進忠道：「略坐一坐，醒醒酒再進。」遂拉著他手兒頑耍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我叫做秋鴻。」說畢，掙著要走，道：「同你去罷。」進忠起身開了箱子，取出一匹福清大布，一雙白綾灑花膝褲，三百文錢與他。秋鴻道：「未曾服侍得舅舅，怎敢受賞？」進忠道：「小意思，不當甚麼。」遂強摟住他。秋鴻推開手道：「好意來請你，到不尊重起來了，去罷。」進忠下樓來，同秋鴻走到印月房內，見他婆婆也在此等候，桌上肴饌已擺全了。印月道：「哥哥何處去的？」進忠道：「被幾個朋友拉去吃酒，纔回，到叫親母久等。」印月道：「七叔哩？」進忠道：「在門前和人說話。」黃氏道：「請坐罷。」進忠道：「到叫親母費事。」黃氏道：「不成酒席，親家莫見笑。」進忠道：「多謝！」

少刻七官也家來了。黃氏道：「客到坐了，你那裡去的，全沒點人氣。」七官道：「同人說話的，晦氣星進宮了。」印月道：「甚麼事？」七官道：「前日解棉襖的差事出來，我說須要用些錢推弔了，老官兒不聽。如今可的點到我家了，老官兒撇著嘴，我纔略說說，就是一場罵，如今臨渴掘井，纔去尋人計較，鬼也沒個，此刻在那裡瞎嚷哩！」黃氏道：「他一生都是吃了強的虧。」進忠道：「棉襖解到何處？」七官道：「遼東。我們薊州三年輪流一次，今年該派布行，別人都預先打點了，纔拿我家這強強老頭兒頂缸。」黃氏略飲了幾杯，侯老請去說話了。

三人飲至更深，侯老又喚七官去了。進忠與印月調笑，秋鴻也在旁打諢。少刻七官進來，印月問道：「叫你說甚麼？」七官道：「今日院內的批出來了，後日便要進京領差，因一時盤費無措，要向魏兄借幾□金，明日將用錢抵償，為的是新親，不好開口。」進忠道：「這何妨？至親間一時騰挪，何必計較。只是我身邊卻無現物，明日請親家到鋪家去支用罷。」七官歡然回了信，復來同飲。直至二鼓方散。這纔是：

旅窗花事喜撩人，一笑相逢情更親。

尊酒綢繆聯舊好，就中透出□分春。

進忠次日同侯老到鋪家，支付了三□兩銀子與他，又代他餞行。侯老感激不盡，吩咐七官道：「我出門，家中無人，門戶火獨要緊，不許出去胡行。魏親家茶飯在心。」又對印月道：「你表兄須早晚著人看管，不可倚著七官怠慢了客。」次早領了批文，收拾起身去京去了。

七官原不成人，遊手好閒慣了的，那裡在家坐得住，仍舊逐日同他那班朋友頑去，不管家務，把進忠丟在家，冷清清的，早晨上待討一會賬，過午回來在樓上睡覺。正自睡起無聊，忽見秋鴻送茶上來，問道：「舅舅為何獨坐？七爺那去了？」進忠道：「一日也沒有見他的面。」秋鴻道：「又是賭錢去了，不成人。」說著，斟了一杯茶遞與進忠。進忠接過這，便拉住他手兒玩耍。秋鴻道：「舅舅無事，何不同娘坐坐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心緒不樂。」秋鴻道：「想是思念舅母哩！」進忠道：「遠水也難救近火，到是眼前的花好。」遂把秋鴻摟住。秋鴻也半推半就，假意掙挫。進忠抱他上床，緊緊按住，他兩邊亂扭。剛剛解他褲帶，忽聽得樓下有人說話，秋鴻道：「不好，有人來了。」進忠只得放他起來，秋鴻一溜煙去了。卻是：

東牆露出好花枝，忽欲臨風折取之。

卻被黃鸝惜春色，隔林頻作數聲啼。

進忠一團高興被人驚散，心中更加抑鬱。吃了茶下樓來，到店門前閒望，見對門邱先生也在門前獨立，進忠走過他館中間談。印先生問道：「老兄若有不豫之色，何也？」進忠道：「睡起無聊，情思恍惚。」邱先生道：「老七怎麼不見？」進忠道：「已兩三日不回来了。」邱先生道：「好個伶俐孩子，無奈不肯學好，少野不在家，沒管頭了。今日聞得城隍廟有戲，何不同兄去看看。」進忠道：「恐妨館政。」邱老道：「學生功課已完。」遂叫兒子出來道：「你看著他們不許頑耍，我陪親兄走走就來。」

二人來到廟前，進忠買了兩根籌進去，只聽得鑼鼓喧天，人煙湊集，唱的是《蕉帕記》，到也熱鬧。看了半日，進忠道：「腿痛，回去罷。」出了廟門，不遠便是張園酒館，進忠邀邱先生吃酒。邱老道：「學生作東。」進忠再四不肯，邱老道：「怎好叨擾？」進忠道：「不過過興而已，何足言東。」二人臨窗揀了座頭坐下。小二鋪下果肴，問道：「相公用甚麼酒？」進忠道：「薏米酒。」少頃燙來，二人對酌。忽聽得隔壁桌上唱曲，進忠掀開簾子看時，只見□數個人，擁著一個小官在那裡唱，侯七也在其內。進忠叫了他一聲，七官看見，忙走出來坐下。進忠道：「好人呀，你在這裡快活，丟得我甚是冷清。」邱老道：「令尊不在家，你該在家管待客，終日閒遊，家中門戶也要緊，陪著魏兄頑不好？」七官唯唯答應而已。進忠道：「那小官是誰？」七官道：「姓沈，是崔少華京裡帶來的。邱先生怎麼得閒出來頑頑的？」邱老道：「因魏兄無聊，奉陪來看戲散悶，反來厚擾。」進忠道：

「戲卻好，只是站得難過。」邱老道：「明日東家有事，要放幾日學，可以奉陪幾日。我已對劉道士說過，在他小樓上看，又無人吵。」七官道：「他樓上並可吃酒，他還有俊徒來陪。」邱老道：「你也來耍耍，何必到別處去。」三人吃至將晚，還了酒錢出店。七官又混了不見。邱老道：「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終不成人，奈何！」二人歸來，邱老回去。

次日早飯後，邱老果然來約，七官也在家，同到廟中來。門前還不擠，戲子尚未上台，三人到劉道士房裡，見禮坐下。劉道士道：「邱相公久不枉顧，今日甚風吹到此？」邱老道：「一向因學生在館，不得閒，今日放學，纔同魏兄來看看戲，要借你樓上坐坐。」劉道士道：「坐亦何妨。但是會首們相約，不許各房頭容人看戲，恐他們見怪。」進忠道：「不防！不白看，與他些銀子罷了。」遂取出五錢銀子交與劉道士。那道士見了錢，便歡天喜地的邀上樓，又叫出徒弟來陪。開了樓間窗子，正靠戲台，看得親切。進忠又拿錢打酒買菜來吃。劉道士酒量也好，見進忠如此潑撒，遂把徒弟也奉上了。進忠就在他廟中纏了數日，做了幾件衣服與他徒弟元照。

一日天雨無事，進忠走到印月房內談了一會，因他小姑子在坐礙眼，不好動彈，便起身出來。秋鴻道：「茶熟了，舅舅吃了茶再去。」進忠道：「送到前面來吃罷。」走到樓上，見盆內殘菊都枯了，於是一枝枝摘下來放在桌上。秋鴻提了茶上來，將壺放在桌上，去弄花玩耍，說道：「這花初開時何等嬌豔，如今零落了，就這等可厭。」進忠笑道：「人也是如此。青春有限，不早尋風流快活，老來便令人生厭。」那丫頭也會其意，不言語，只低頭微笑，被進忠抱上床，解帶退褲，那丫頭蹙眉咬齒，若有不勝忍之意。事畢後，但見腮紅點點，愁顏弱態，嫵媚橫生。扶他起來重掠雲鬢，相偎相抱。

秋鴻道：「我幾乎忘了，娘問你可有好洗白布？」進忠道：「沒有好的，要做甚麼？」秋鴻道：「要做襯衣。」進忠道：「洗白做襯衣冷，我到有匹好沙壩棉綢，又和軟，且耐洗，送你娘，可以做得兩件。」秋鴻道：「把我去罷。」進忠道：「莫忙。我問你，你爺怎麼不回來？這樣寒冬冷月的，丟得你娘不冷清？」秋鴻說道：「他來家也沒用，到是不來家的好。」進忠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秋鴻道：「娘太尖靈，爺太呆，兩口兒合不著，常時各自睡，不在一處。」進忠道：「這樣一朵嬌花，怎麼錯配了對兒。」秋鴻道：「古語不差：『駿馬每馱村漢走，嬌奔常伴拙夫眠。』月老偏是這樣的配合。」進忠道：「你娘原是我的塊羊肉，如今落在狗口裡。」秋鴻道：「又來瞎說了，怎麼是你的？」進忠道：「你兒子哄你！當初我在姨娘家，姨娘□分愛我，曾把你娘親口許我。不料我們去後便改卻前言，嫁了你家。」秋鴻道：「你沒造化，來遲了，怨誰？」進忠道：「我也不怨人，只是我日夜念他，不知他可有心想我？」秋鴻道：「他一夫一奔罷了，念你怎的！」進忠道：「你怎知他不念我？」秋鴻道：「我自小服侍他，豈不知他的心性？」進忠道：「這等說是沒指望了？回去罷。」秋鴻道：「請行！快走！我好關門。」進忠道：「去也罷了，只是你的恩情未曾報得。」秋鴻道：「哎！我也沒甚恩情到你，也不要你報，快些去罷！」進忠抱住道：「姐姐，你怎下得這狠心來推我？」秋鴻道：「這樣壞心的人，本不該理你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怎麼壞心？」秋鴻道：「你還說心不壞，該雷打你腦子纔好。你不壞心，對天賭個咒。」進忠道：「沒甚事賭咒？」秋鴻道：「你心裡是要我做紅娘，故先拿我試試水的，可是麼？」進忠笑道：「沒這話。」秋鴻道：「沒這話，卻有這意味！」進忠跪下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既曉得，望你代我方便一言。」秋鴻道：「你兩人勾搭，我也瞧透了幾分，他也有心，只是不好出口。連日見他愁眉鬱鬱，常時沉吟不語，短歎長吁，懶餐茶飯，見人都是強整歡容，其實心中抑鬱。我且代你探探口氣看。只是七主子面前，切不可走漏風聲，要緊！去罷，我來了這一會，恐他疑惑。」進忠忙取出棉綢來與他。

秋鴻下樓到房內，印月道：「你一去就不來了，做甚麼的？」秋鴻道：「舅舅不在樓上，在邱先生書房裡，沒人去請。我在門前等了一會，纔有個學生出來，叫他去請了來。舅舅說沒有好洗白，到有匹好沙壩棉綢，把三四個箱子尋到了，纔尋出來的。」印月接來看時，果然厚實綿軟。放在桌上說道：「樓上可冷麼？」秋鴻道：「外面要下雪哩！怎麼不冷？」印月道：「你種個火送去了。」秋鴻道：「舅舅說日裡冷得還可，夜裡冷的難熬。」印月道：「他獨宿，自然冷。」秋鴻道：「他說自己冷還罷了，又念著娘一個人受冷。」只這一句話，觸動了印月的心事，不覺兩淚交流，一聲長歎。秋鴻道：「娘這樣淒涼，何不買些酒，請舅舅進來消悶也好。」印月道：「我手內無錢，又沒情緒。」秋鴻道：「舅舅還說有許多話要同娘談，連日因七爺在旁，不好說得。」印月道：「他有甚麼話對我說？」秋鴻道：「他也曾對我略說了說。他說當日在處婆家同娘在一處頑，時刻不離。外婆極愛他，曾將娘親口許過他的。不料他們去後，外婆改變前言，許到這裡。如今在此相會，也是前緣不斷。如今又知娘與爺不投，他卻□分憐念。連日見娘沒點情意到他，故此他也要回去哩。」印月道：「當初小時頑耍，果然相好，至於外婆許與未許他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只是臨別時，曾記得外婆說道：『異日哥哥相會，當以骨肉相待。』他去了□數年，音信不通。非是我負心，我也不知嫁了這個呆物，也是我前世的冤孽，但願早死，便是生天。自他來了兩個月，非不欲盡情，無奈手頭短少，權不在已。我日夜在心，怎奈心有餘而力不足，這是瞞不過你的。你只看我這些時，面皮比前黃瘦了多少？」秋鴻道：「他難道要圖娘的酒食麼？只是娘把點情兒到他，畀他畜兒，他纔好住下。」印月道：「你叫我怎樣纔是盡情？」秋鴻道：「只在娘心上，反來問我？」印月道：「你且去畀他，把這話兒對他說就是了。」

秋鴻扇著了火，提到樓上，見進忠面裡睡著，便去搖他。進忠知道是他，卻推睡不理。秋鴻見壁上掛了根鞭子，取在手，認定進忠屁股上，「嗖」的一下，打得進忠暴跳起來，道：「是誰？」秋鴻道：「我奉聖旨到此，你不擺香案來接，還推睡哩！」進忠道：「你莫打，也來睡睡。」秋鴻「嗖」的又是一鞭子，進忠罵道：「好臊根子，我就……」秋鴻道：「你就怎麼樣？還狠嘴，定打你一百。」又沒頭沒臉的亂打。進忠急了，奪過鞭子就來抓。秋鴻往外就跑，被進忠趕上，攔腰抱住著：「你打得我夠了，也讓我抽你幾百。」秋鴻道：「纔去遲了，娘疑惑哩！如今且說正經話，東方日子長哩。」進忠纔放了他，問道：「所事如何？」秋鴻道：「不妥，說不攏。」進忠道：「你可曾說？」秋鴻道：「我細細說了，他只是不認帳。他說姨兄妹只好如此而已，若再胡思亂想，即刻趕你走路。」進忠道：「好姐姐，莫哄我。你纔說奉聖旨，必有好音。」秋鴻道：「奉旨是送火與你的。」進忠道：「送火我烘還是一片熱心。」秋鴻道：「接旨也該磕頭。」進忠道：「若有好音，就磕一萬個頭也是該的。」秋鴻道：「只磕一千個罷。」進忠真個磕了個頭，秋鴻道：「這是接旨的，還要謝恩哩！」進忠道：「等宣讀過，再謝不遲。」秋鴻道：「也罷，先跪聽宣讀。」進忠沒奈何，只得跪下。秋鴻便將印月的話一一說了。進忠爬起來道：「意思雖好，只是尚在疑似之間。」秋鴻道：「你去買些酒餚來，進去同他談談，隨機應變，取他件表記過來，使他不能反悔，若可上手，就看你造化何如。切不可毛手毛腳的，就要弄裂了，那時不干我事。我去了，你快些來。」

進忠同下樓來，到酒館中買了酒餚，叫把勢送了來。自己到裡面叫秋鴻，同了小廝拿到房裡。秋鴻已預備下熱湯熱酒，請過黃氏來。印月道：「小姑娘也請來坐坐。」黃氏道：「他怕冷，不肯下炕。」進忠道：「送些果子去。」印月揀了盤果肴並酒，著秋鴻送過去。三人飲了多時，點上燭來，黃氏先去了。二人談笑謔浪，無所忌憚。秋鴻也在旁打哄。進忠向他丟個眼色，秋鴻便推做事出去了。進忠道：「一向有些心事要同賢妹談，因未遇空，……」印月道：「哥哥心事，秋鴻已說過了，只是我在此舉目無親，得哥哥常在此住住也好。無奈為貧所窘，不能盡情，若有不到之處，望哥哥海涵，怎說要去的話？」進忠道：「因出外日久，要回去看看母親，只為賢妹恩情難忘，故不忍別去。雖托秋鴻代陳，畢竟要求賢妹親口一言，終當銜結。」印月道：「我兩人自小至親，情同骨肉，凡哥哥所欲，無不應命。」進忠道：「別的猶可，只是客邸孤單，要求賢妹見憐。」印月低頭，含羞不語。進忠忙跪下哀求，印月作色道：「哥哥何出此言！」把手一拂，也是天緣湊巧，進忠剛扯著他手上珠子，把繩子扯斷了，掉下來。秋鴻見印月顏色變了，忙走進來道：「呀！娘的珠子掉了。」進忠起來，拾得起珠子說道：「想當日在林子內拾此珠，纔得相會，今已□數年，又得相逢。」拿在手中玩弄不捨。印月道：「這珠子蒙姨娘拾得還我，哥哥若愛，就送與哥哥罷。」秋鴻道：「送一顆與舅舅做個憶念，這兩顆娘還帶著，心愛的豈可總送與人？」遂拿了兩根紅繩子穿好，代他二人各扣在手上。進忠正要調戲與他，忽聽得黃氏著小丫頭問角門可曾關，進忠只得出去。秋鴻提燈送到樓上，回來關門宿了。

次早，侯七走上樓來，進忠道：「連日都不見，今日起得好早，天冷燙寒去。」侯七唯唯答應，下樓去了。少頃，秋鴻送上臉水來，進忠道：「老七可在家？同他燙寒去。」秋鴻道：「七主子像輸了錢的光景，絕早纔來家，娘兒們絮聒了一早，走頭無路的哩。」進忠道：「他輸了，把甚麼還人？」秋鴻道：「我料他必來尋你，你正好借此籠絡他，那事須買動了他纔得成哩。」進忠道：「瞞著他的好。」秋鴻道：「瞞不得他。他纔不是個靈繭兒，若瞧著一點兒，就是一天的火起了，娘不肯，也是怕他要張揚出來。他自小與娘頑慣了的，見哥哥沒用，他也不懷好心。若買通了他，便指日可成。須要等他到急時纔可下著子哩。」

正說話間，七官又上來了。進忠梳洗畢，說道：「燙寒去罷？」七官道：「也好。」秋鴻道：「家裡還有些酒，我去煮些雞蛋來，吃個頭腦酒罷。」進忠道：「好乖兒子，莫煮老了。」秋鴻去不多時，拿了一壺暖酒，一盤雞蛋上來。見七官默坐無言。便說道：「七爺就像被雷驚了的麼！」七官道：「放屁！」秋鴻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，我看有些淘氣。」七官跳起身趕來打他，秋鴻早飛跑下樓去了。七官道：「畜你去，我自 lawful 抽你。」進忠道：「莫頑了，酒要冷哩。」二人坐下飲酒，七官只是沉吟。進忠挑他句道：「為甚事不樂？」七官欲言又止，進忠也不再問。吃畢了道：「我出去討討帳就來。」七官道：「兄請便，我卻不得奉陪。」二人下了樓，進忠出去了。

半日回來，在樓下遇見印月出來，道：「哥哥這半日到那裡去的？」進忠道：「出去討賬，鋪家畝住吃酒。」印月道：「哥哥家去坐罷。」二人回到房中，秋鴻取飯來吃了。只見小姑子來，向印月耳邊說了幾句，印月道：「曉得。」進忠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印月道：「有個人央我向哥哥借幾兩銀子。」進忠道：「是誰？」印月道：「七叔因輸下人的錢，沒出處，要向哥哥借□多兩銀子。他說『若沒得，就是絨店裡馱兩匹絨也罷，明年三月盡間就還他』。」進忠道：「至親間原該相為，只是我刻下沒現銀子，絨店裡又無熟和，他怎肯放心賒？況且利錢又重，三月不還，就要轉頭，將近是個對合子錢。到是有好絨，我卻要買件做衣服哩。」印月道：「我有兩件的，總壞了，也想要做件，只是沒錢買。」秋鴻向進忠丟了個眼色。進忠道：「絨是有好的，只是此地沒甚好綾做裡子。」

說著，小姑子又來討信。印月道：「他說沒得現成的。」秋鴻道：「姑娘且去著，等娘再說了，我來回信。」小姑子去了。秋鴻道：「舅舅代他設個法罷，他急得狠哩。早起四五個人在門外嚷罵要剝衣服，纔直直的跪在娘面前，央娘求舅舅挪借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在那裡哩？請他來。」秋鴻過去請了七官來，印月道：「代你說了，你來下個數兒。」七官道：「有個約兒在此。」進忠道：「沒得扯淡，撮些用罷了，要多少？」七官道：「要得□四五兩纔得夠。」進忠道：「連日討不起銀子，你是知道的。」七官道：「我知道你沒銀子，故此說馱幾匹絨。」進忠道：「馱絨既無熟人，再者利錢又重，不知布可准得？」七官道：「甚好，是貨是錢？」進忠道：「我照發行的價錢與你，你還可多算他些。只是奉勸此後再不可如此了。」說畢，同他出來拿布。印月道：「我代你借了銀子，把中資拿來。」七官笑道：「好嫂子，讓我一時罷。」印月道：「你今日也有求人的日子，以後再莫說硬話了。」二人來到樓上，拐了七桶布與他，歡天喜地的去了。

秋鴻來到樓上，對進忠道：「娘是後日生辰，你速去買絨，趕起衣服，送他生日，管你成事。」進忠隨即取了銀了，到絨鋪裡揀了匹上好絨，講定三錢一尺，叫成衣算了，要二丈二尺。稱了銀子，又到緞店買綾子，都無好的。復同成衣到家上樓，把自己件白綾襖兒拆開，果是松江重綾。向秋鴻討出印月的衣服來，照尺寸做。取了三錢銀子做手工，道：「明早務必要的。」成衣去了。進忠又與秋鴻歡會一回，計議送壽禮。秋鴻道：「禮不可重，恐人疑惑。衣服有了，我先拿進去，等晚上奶奶去後，再代他穿上。」進忠歡喜之至

次早到成衣鋪內坐首催趨，完了，又買酒與他們澆手，又到銀匠鋪打了兩副荷梅金扣，換了幾顆珠子嵌上，釘好拿回，交與秋鴻收入。次日，備了壽枕、壽帕、壽麵、壽桃之類為印月上壽。印月道：「多謝舅舅，這厚禮不好收。」秋鴻道：「舅舅不是外人，每年娘生日，也沒個親人上壽，今日正該慶賀的。」送過去與黃氏看，黃氏道：「既承親家費心，不好不收，叫你娘晚上備桌酒請你舅舅坐坐。」

果然晚夕印月備了一桌齊整酒席，請進忠到房內，黃氏並小姑子也來了。印月道：「我早起就約過七叔，怎還不家來？又沒人尋他去。」進忠道：「等等他。」黃氏道：「畜生又不知到那裡去，不必等他，此刻不回來，又是不來家了。」秋鴻鋪下酒餚，印月舉杯奉進忠與婆婆的酒，進忠也回敬過，吃了面。進忠先把黃氏灌醉了，同小女兒先去了，二人纔開懷暢飲。漸漸酒意上來，秋鴻道：「我到忘了。」忙取出絨衣來，道：「這是舅舅送娘的，穿穿看可合身。」代印月穿上，果然剛好。秋鴻道：「好得很，也不枉舅舅費心。」印月也滿心歡喜道：「早間多謝過，又做這衣服做甚？」進忠道：「窮孝敬兒，莫笑。」又飲了一會，秋鴻走開，進忠漸漸挨到印月身邊，摩手捻腳的頑耍。印月含羞帶笑，遮遮掩掩。（此處刪餘字）那印月一則因丈夫不中意，又為每常總是強勉從事，從未曾入得佳境，進忠正當壯年，又平時在花柳中串的驍將，御婦人的手段曲盡其妙，直弄至三更方纔了事。遍身撫摩了半會，纔並肩迭股而睡。

正睡得甚濃時，忽聽得一片響聲，二人俱各驚醒。正自驚慌，只見秋鴻掀開帳子道：「天明瞭，速些起來，外面有人打門甚急哩！」進忠忙起來，披上衣服，提著襪子，秋鴻開了角門，放他出去，關好，纔到前頭門邊來問。正是：

無端陌上狂風急，驚起鴛鴦出浪花。

畢竟不知敲門有何急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